



國

中

新 聞

龍賢唐：編主兼人行發

本刊文稿
禁止轉載

第二卷第十期要目

稿費每千字二
元五角到四元

評論幣制改革

中共與香港各黨派的微妙關係 (政黨解剖)

毛澤東爭取李濟琛的政治攻勢

政治攻勢

香港各黨派對於新政協的看法與主張

看法與主張

從顯微鏡下看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前後

從莫干山到牯嶺

豫皖兩省改組內貌

林彪與李立三之間

張羣訪日的特殊任務

馮玉祥離美赴蘇?

四川省政潮學潮與人事鬥爭 (內幕新聞)

中央大學易長側聞

台灣的按摩女

漢口美軍集體強姦中國婦女

暴行實錄

(本社社評)

(政黨解剖)

(政治透視)

(黨派風雲)

(側面消息)

(新聞點滴)

(綜合報導)

(政海桑田)

(時人春秋)

(新聞觀察)

(曲線新聞)

(內幕新聞)

(學府風光)

(新聞小說)

(專欄報導)

中國新聞半月刊社發行

社評

評論幣制改革

屢經已久的幣制改革，終於在翁內閣任內實現了。在這種時候，翁文瀾有這種勇氣，總算難能可貴的。幣制改革不改，遲不致，偏偏在這個時候來改，也可以說是一種不得已。總之，不改既不行，改也必有後，故在法幣膨脹到即將崩潰的前夕來改，總比不改的好。蓋在膨脹到復員以後，中央銀行有九億美元存款時不改，到今天，中央銀行紙幣二百七十多萬兩盎司黃金，四千一百多萬兩白銀，七千四百多萬美金，三項加起來總共貳億二億美元的時候來改，它的先天顯然是不足的。不過，時機還不算太晚，若等到人民都拒用法幣的時候來改，否則，便為時晚矣！從這幾點來看，大致情形還不太壞，惟報紙上所公佈的那些兌換數字，是否真正可靠，也很值得懷疑；所以，我們對於此次幣制改革，不得不說幾句話，來提請政府當局注意：

(一)這次幣制改革在九月一日立法院集議以前，由總統引發「設亂動員臨時條款」賦予的特權，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其方式頗為特別。但是「設亂動員條款」，但願最高當局非到萬不得已時，最好不要多用，否則不特對於經常舉行集會的立法院是個諷刺，就是對於中國的行政政府，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

(二)新幣規定不兌現，老百姓看「還是一種紙東西」。所謂「十足準備」制，過去祇有英國有，發一英鎊紙幣，後面雖有值一英鎊的黃金作準備。現在的金圓券祇不過是一種「比例準備制」，以「十足準備」一詞，即使能取得人民一時的信任，但不兌現是事實。雖然政府已遷避若干監理委員監督的考驗，發行，但在老百姓看來，那些依然是些官方接近的賄賂。所以對幣制考驗，就在今後內物價是否穩定，對外匯價格是否再行貶值而定。

(三)要物價不漲，僅靠限價是不行的，過去在後方限價的失敗，便是一個例子。假如硬要限定一切物價非照八月十九日的標準價格不行，如果真能對必行，而有實效的話，我們也歡迎。否則，假如仍像過去那種徒成其文的限價，甯可不加限制還比較的好。同時，假如要人民守法，則政府所發行的公營事業應遵守法；照理也應該照八月十九日的價格，嚴格限價，不應像最近國營事業，包括交通，郵電等，便不應該按照戰前的標準來調整。否則，若祇許「官營」企業漲價，而不准「民間」企業漲價，像這種紙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行徑，萬萬要不得。

(四)據王財長估計：政府一年開支約需三十六億金圓。依過去的經驗，收入往往不到支出的四分之一，深望王部長能澈底改革稅制，嚴懲貪污，

像以往上海直接稅職員一底一面的貪污事件萬不可有，則收入或尚可增加一倍。然而財政赤字還是有，仍須中央銀行貼出金圓券。若不貼金圓券，政府應厲行徵收財產稅。假設每年財政赤字為十八億金圓，徵收四億美金的財產稅，適合金圓券十六億，差可貼補一年財政，如今後物價穩定，工商業的可發展，稅收亦可增加，第二年的赤字自然變小。要不然，財政赤字依然由中央銀行貼補金圓券，便又走上通貨膨脹的老路，物價又漲，赤字更多，那就越發不可收拾了。所以有一些工商界的人士，便認為這種幣制改革，不過是一種變相的「發大鈔」，這二十億金圓可能三個月就貼光了，不過那樣悲觀，但是，若走「老路」恐怕還維持不了半年。所以，我們要大聲疾呼：政府必許開源節流，尤其要向蒙門鉅富徵收財產稅！

(五)公教人員大天盼望「幣制改革」，滿以為改制以後可以恢復戰前生活，那知新幣制出來，最低級文官戰前每月可得五十五元，用金圓券發薪，名義上雖「送上金」的名詞，但實際所得，却依然比戰前銀幣打了一個對折，底薪四百元的薦任高級文官，依新法每月祇得一百零二金圓；祇抵得戰前銀幣五十二元。簡任一級底薪六百八十元的高官，每月可得一百三十金圓，祇抵得戰前六十五元。連戰前一個機關裏的小錄事還不如。所以，我們認為：假如國營事業硬要按照戰前的標準調整，則目前公教人員的待遇，至少也應依照戰前的標準，十足發薪；不能，而也不應該再一折八扣的，故意在公務人員的身上剝削，尤其不能再在吃不飽，餓不死的窮公務員身上抽血。

(六)在經濟緊急處分令中，最合我們不能同意的，便是對於蒙門鉅富在國外的財產，包括一切的不動產，動產，像黃金，美鈔，英鎊，股票等沒有一點硬性的規定；尤其對於黃金，美鈔與金圓券兌換的比率，竟特別提高到超過黑市的價格，格外要不得；這是政府承認黑市，並且向黑市低頭；這更是政府有意為蒙門鉅富大開方便之門。而政府對於擁有銀幣的小公務員，却反而拚命打擊。壓低銀元與金圓券兌換的比率，迫使擁有銀元的小公務員，不得不蒙受無形的損失。我們真不懂政府的這種經濟政策，究竟是何用意？至於不准報章雜誌刊登有關物價黑市的行情，更是一件緣木求魚，捨本逐木的不智之舉；須知黑市的存在是事實，這是物極必反的因，而不是果。這一方面固是不法，須知黑市在作祟，一方面也是政府行政官吏的無能！故黑市的產生，並不是因為報章雜誌刊登以後才有的事，而是先有了黑市的事實，報章雜誌才刊載的。這種因為果與顛倒是非黑白，措制新聞言論自由的不當措施，我們不論站在什麼立場講話，都要堅決的反對；而新聞界對此，更不能再緘默不言！

(八月廿五日)



張羣訪日的特殊任務

本刊政治記者司馬天

新新聞觀察

自從張羣下台以後，我的這枝筆，便一直跟着他跑；他一刻西飛渝，一刻又北飛故都，一刻又南飛昆明，他的行程是那樣的故，神馳，令人難以揣摩；所以，我在本刊前兩期上，便說他在「台下」比「台上」更忙！如今，事實證明了：我的這種推測，一點也不錯。

在張氏到昆明遊歷期間，南京和重慶方面，本一度盛傳他要出重慶履歷主任，擔任川康邊防四省軍政的大權；適巧其中物傳更盛，重慶履歷主任左紹真正有他動之說，因此京中物傳更盛。而張羣本人在此明招待新聞記者時，也曾公開承認總統前次的確有此意圖，惟後來為什麼沒有實現呢？據說依然是張羣不願屈就，而寧願以私人的身份，代表總統到各地出巡。故從他卸任以後，凡是總統沒有到過的地方，他都風塵僕僕的去過了。足見他目前的確是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出巡，雖然在外表上，總統並未給他這種名義，而他本人在外巡遊時，也絲毫未曾運用這種名義，可是，政治本來便是虛虛實實的東西，又何必非要在名義上來講究呢？以張羣個人與總統私人之間的關係，在名義上過去與目前在政治上的感，這種關係，實在不可不察。所以，當張羣由昆明飛返上海，轉道南京以後，總統便拍了一個電報給宋紹真，要他仍舊繼續的幹下去。而張羣此次訪問日本之行，也便在八月初旬，藉總統在請張羣吃晚餐的席上決定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蘇兩國的冷戰一天比一天厲害，不能歐洲對德義和未閉成，就是在比較極重要的問題，都一直久懸而未決。加以麥克阿瑟將軍管制日本，完全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前提，並未根據波茨坦會議的宣言，來執行聯合國所賦予的使命。故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不但絲毫未解除，就是日本各種財閥的企業，也在一種「箱」的方式下依然存在。同時，美國為了防止蘇聯，現在更積極而公開的在扶助日本，預備把日本變成「遠東防共的堡壘」；這在日本講，當然是歡迎不

暇，但對我們中國言，當然是一種很大的威脅；因為，日本軍閥侵華四十年，中國人民受其苦最深，被日本軍閥擄得也最慘。故當中國的知識份子，文化界人士，以及全國人民，在看到美國這種反動的政策時，當然要反對。

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之間的意見，在某種情況下，是常常不一致的。故中國人民來會曾經積極的發動，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的運動，但中國政府一直到現在為止，並無絲毫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的意思，即係一例。惟中國政府不設法，並不等于就是完全贊同美國目前對日的政策。因為，中國的外交，一向是軟弱無能，更常常抱息事寧人的態度，何況如在外交上的立場言，中國政府恐怕也不會完全同意美國扶助日本的政策。所以，總統為了要了解日本，便決定派張羣去看看，可能還要到韓國，印尼，等地，而張羣過去是留日的學生，抗戰前，辦理中日外交有年，如能有此機會去看看，也是值得的，故張羣便這樣決定訪日了。

當張羣決定要訪問日本的消息傳出後，中外記者，尤其是中日兩國的新聞界，都紛紛對於張羣訪日的任務加以揣測。如法國新聞社便曾強調張羣此次訪日的主要任務，乃在開辟中日親善的途徑，因張氏素為主張亞洲各國應採取共同抵抗共產主義行動者。故張氏赴日後，或仍將訪問朝鮮，印尼，與緬甸，甚至美國，俾與美國政府當局，協商援華事宜，並將接洽麥克阿瑟與總統經會之事云云。而日本新聞界復揣測：張氏此次訪日，係因美國對日政策，最近已引起中國學界及立法界人士之反感，因立法院曾要求中國政府，應派遣有人前往日本，調查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及美國對日政策所發生之影響。俾將日本的真實現狀傳達于中國，以消除中國對於日本之疑慮，與美國對日政策之反感。惟張氏在未赴日前夕，却依然向中國報界談話：「余對最近十年來的日本實際情形頗感興趣，故有赴日計劃。如最近十年來，僅係私人考察而已，絕對不負任何任務，故外傳種種，概係謠言。」可是，張氏的此番外交詞令，誰會相信呢？惟張羣在確定訪日的行期後，中國政府便急電我國

駐日代表團，請該團速即通知麥克阿瑟，麥氏當即表示歡迎，並以電話告知我駐日代表團團長商震：請速約張羣夫婦，磋商於星期日（即八月廿二日）設宴為張氏洗塵，並請商震夫婦與鄧輔國等。假使張羣沒有什麼特殊任務，則以日本「太上皇」之尊的麥克阿瑟將軍，決不會在星期天破例請張羣吃飯的。因麥克阿瑟有一個慣例，即星期日不接見任何客人，更不請客人吃飯。凡此種種，都象徵張羣確實有特殊的任務。

現在，張羣偕其夫人及鄧輔國氏，已於八月廿一日下午二時，由上海乘西北航空客機飛抵東京。張氏在飛抵東京附近羽田機場時，依然向新聞界發表官話的談話稱：「余此次訪日純係私人旅行，並無任何政治目的。麥帥所給予余之一切方便，深為感佩。惟日本之民主化問題，非僅對中國及亞洲，即對世界和平之問題，亦關係至大，故盼日本能早日徹底實現。俟余將來旅行完畢時，或可有更具體的談話發表。」語畢，張氏即乘前往歡迎之商震廳長的專車，前往商震官邸休息。

張羣到達東京後的當天下午，即將總統致鄧帥私人之信件，交由我國代表團送達鄧帥，翌日，即八月廿二日中午，麥克阿瑟將軍，即在官邸設宴招待張氏夫婦，並請商震夫婦，鄧輔國氏陪席。談至三時始散。兩氏除了吃飯的時間不計外，曾經長達三小時以上。二人所談的內容，據官方報導：僅係就一般的事項彼此交換意見。當日晚，張羣便在中國駐日代表團招待會中，並無任何官方使命外，更竭力闢論，說日本報界推測他此次訪日的任務，完全與事實不符。然而，越是否認，越顯露，而越感的新聞記者，也越是相信此次張羣赴日，顯係具有官方的特殊任務。

這兩天張羣正在東京，與各方面酬酢頗繁。除了於八月廿三日中午，赴法部該部代表團張氏并志為友特別舉行的茶會外，更該部該部代表團張氏并志為友特別局長，與盟國對日委員會主席賓賈爾氏。廿四日我駐日代表團更舉行尾尾酒會，歡迎張羣，外賓蒞臨者，達二百餘人。（下接第二頁）

中共與香港各黨派的微妙關係

毛澤東的「五一號召」，顯示了中共的政略已經拐了一個大轉灣，更挑動了香港游離黨派的春心；他們終於漸見傾向了共產黨，這是中國政治轉變史上的伏筆，前途如何，尚須國共雙方在戰場上來找尋答案！

（本刊香港航訊）現在雖然已經時屆深秋，但此間卻依然熱氣難耐，而香港政治上的風流，更像奔騰澎湃的怒潮一樣，一股，便退，又來一股大風潮，而最近香港各反對政府黨所掀起的政治協商會議，便是這一股政治熱風的旋渦。

關於中國各反對政府黨，在香港活動的政治情形，我在八月廿八日所寫的「香港各黨派而面觀」通訊中，已報導無遺。（編者按：該通訊曾載於本刊第一卷六月八日所寫的那篇「新政府運動在香港」的通訊中，也已略略的報導一兩次，編者按：該通訊，曾刊於本刊第二卷六期上）惟那時因為新政府的運動尚在漸見萌芽階段，所以，我通訊，祇寫到那種程度，可是，最近情形已不同了。因為「新政協運動」已經由潛在的醞釀而慢慢地演變為具體的行動。

在毛澤東的「五一號召」未發表以前，所有聚集在香港的中國各反對政府黨，雖然在反對現行中國政府的立場上，他們的態度，大多是一致的，惟其程度却各有不同，而在某種自尊的意識上，這些反對政府的各黨派，他們的共產黨意見，也未必一致，有時甚至有很大的歧異。但是，經過中共人員的多方聯絡，以及民主同盟的房間拉攏，尤其在毛澤東的「五一號召」發表以後，這種形勢已經不復存在，而中共與各反對政府黨之間的聯繫，也似乎在那時起，便突然縮短了一千八百里。

自從毛澤東發表「五一號召」的那一天起，便顯示中共的政略已經「大轉灣」，而且大大的變了。中共「來電反對」中間接接，「反對」安協主義的，就是真正的「自由主義」份子，他們也並不想熱誠歡迎；惟其連年「戰的經驗」，在中共內部，雖然仍有一部分份子主張「武力」能「人」的主張，去法蘇聯那種「激進」革命的方針；但有一部分人主張「作風」，不能老是採取去蘇聯那種「戰鬥」政策。因此，在今年三月份起，中共便開始，法在香港爭取那些徘徊在兩大之間的游離份子，以及被國民黨所清除排斥在香港的那些過着流亡生涯的「他小黨派」，希望他們能成爲中共外圍的友黨，以打擊現任的國民黨當權派的政權。

目前活躍在香港的各黨派，除了中國共產黨外，比較有勢力的便是民主同盟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此外如農工民主黨，洪門民治黨，中和黨，以及民社黨的革新派，還有一些不定型的游離份子等等。在這些各黨派中，民主同盟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比較簡單，因爲，在性質上，民盟與中共有一一，但在氣質上，他們之間的關係卻是既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同時，也不滿意共產黨的暴力革命的。可是，自從農工民主黨與國民黨政運香港以後，該黨本已見其傾向於共產黨，加以該黨

本刊特派駐港記者曹霖

的核心人物，如章伯鈞、張文、李伯球、郭冠杰等，又是民盟盟員，故其與中共關係，亦可聯合政府，故中國國民民主黨發表「五一號召」，主張召開新政府，成立真正民主聯合政府，故中國國民民主黨，自然也樂得加以擁護。談到洪門民治黨，因爲該黨本身宗教色彩，很濃，加以又有特殊的封建思想，故一時尚未聞與中共中國共產黨之間有比較親近的聯繫，因爲中共與該黨的中心意識和宗旨，尚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該黨與民主同盟，目前尚保有聯絡的關係，所以，共產黨既未曾積極的爭取該黨，而該黨也未曾表示有傾向中共的跡象。至於中和黨，爲該黨的部常常附者分裂，故力四分五散，已成有名無實現象。所以，該黨雖然有傾向共產黨，但共產黨却並未積極的爭取。政治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力的比賽，沒有實力的政略，在政治上的比賽是非常難的。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革命委員會，如果嚴格的講起來，她並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黨，而祇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雖然她被南京的國民黨當局，一脚踏出來的組織，他們雖然不滿意現在南京的國民黨當局，可是，他們却不願拋掉這一塊頗富有革命意識的「國民黨」招牌。因此，當李濟、蔡廷鍇、何香凝、譚平山、柳亞子等不容於國民黨當局而被驅逐出來時，他們便與中共相向相擁而進，由三個不同的組織，即何、蔡、譚三人所領導的民主主義同盟會，蔡廷鍇所領導的中國民主主義同盟會，李濟所領導的中國民主和平運動聯盟，互相合併而成爲今日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爲他們詳細說明，陳容堅強，所以，一成立以後，中共方面便最初本係以「冷眼」的態度去看待他們，可是一子久，他們便敢於與中共建立一支可以利用的民主聯盟，因此，在一年中，中共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方面，便存有一種很微妙的政治關係。這種微妙的關係，說起來真是微妙極了。就像一對自負心很重的男女，雙方均有互慕愛戀之意，但爲了彼此自尊心，便一直保持一種不親不疏的關係。這種關係，又好像供卵生，兩方也都保持，一直到毛澤東在「五一號召」中正式提出來以後，那便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與中共之間，才漸見由一種微妙的關係，而慢慢的轉化起來。那便是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已經接受共產黨的請求，而漸見傾向於共產黨，這是一種時勢所迫，也是國共一般政治環境，迫使中共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突然地手牽手。關於日中複雜的行情，我想在下一篇「毛澤東爭取李濟琛」的通訊中再詳加報導。（八月十九日 香港第一信）

毛澤東爭取李濟琰的政治攻勢

毛澤東繼「五一號召」以後，又在八月一日拍了一個電報到香港，請教各黨派四個問題：(一)新政局召開的時機，(二)會議的地點，(三)由何人召集？(四)參加會議者的範圍，及所應討論的問題。李濟琰指示：地點可能在華北，而且，他還準備親自去出席！

(本刊特派駐香港記者曹霖航訊)李濟琰在未經國民黨開除黨籍以前，他像所有國民黨內元老一樣，一班在朝的國民黨員，都把他看成一個可有可無，可輕可重的人物。可是，自從國民黨在去年將他第三次開除黨籍以後，他像所有「叛徒」一樣，馬上便成爲全世界所矚目的新聞人物，這個時代是變態的，這個世界也是畸形的，假如國民黨當局要想到開除李濟琰的黨籍以後會發生如此重大的影響，我想國民黨當局，必然會容忍的。故去年國民黨當局之所以採取那種斷絕的手段來對付李濟琰，的確是一種最不聰敏的下策。

國民黨踢走反對派

國民黨的在朝者，過去對於國民黨內一切急進的對派，一向是採取溫和和「綏靖政策」；既不讓他們鬧得無事做，也不讓他們担負實際的責任。而正是讓他們鬧一些有名無實的榮譽頭銜，做一些不輕不重的開差事，如過去軍事參議院。現在的戰略顧問委員會等等，空虛機構，皆足爲了那班急進份子，藉以避諱，以及若干名望很高的下台官所政治野心，却依然很旺盛，所以，在抗戰勝利後，他去年再度開除黨籍應該是第三次了。兩次黨籍，故他去年再度開除黨籍應該是第三次了。國民黨中央，雖然已經將李濟琰開除黨籍，但李濟琰這個執拗的老頭兒，却不服氣。口氣，硬要抗着國民黨的老招牌，居然在香港黨起程來了。而與蘇華南的前任內閣首相宋子文，一直到七月底爲止，依然未曾忘情李濟琰。且一直想盡方法，冀圖再將李濟琰拉回南京。

因宋子文之時，在孫中山先生駐防廣東，國民黨革命軍正在開始北伐的時候，宋子文管理財政，而李濟琰則担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兩氏私交不錯，如果以國民黨在朝的大員來講，宋子文在某種場合下，也可以說是李濟琰

琰的唯一知音，惟秉性剛毅的李濟琰，却始終孤芳自賞，寧願在香港做着國民黨的叛徒，而不願回南京。

當宋子文在爭取李濟琰期間，毛澤東也曾命令中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通過民主同盟的關係，盡量設法爭取李濟琰，以及過去素有「鐵軍之譽」的蔡廷鍇。惟過去一年以來，中共的工作人員，亦相如宋子文一般的待遇，同樣的未曾收到任何效果。因爲李濟琰所領導下的國民黨黨委員會，雖然在反對南京國民政府的立場上，是與中共黨的態度一致，但該會對於國是的主張，以及李濟琰對於爭取政權的手段上，却與中共迥然不同。如去年秋天，有一個外國記者去看李濟琰時，他曾這樣問他：「假如共產黨在佳木斯組織政府，邀你去參加時，你將採取什麼態度？」但他却輕輕的答覆：「如果我參加共產黨所組織的政府，那便是違背了我自己的主張，更違背了我自己的真心。」從這一番談話裏，你便不難看出李濟琰與共產黨之間政異的不同。

毛澤東慷慨送秋波

政治還玩過兒，本來便是一種變數。而中共領袖毛澤東，便是深得此中三昧的一個。所以，當國民黨在朝的顯要宋子文拉攏李濟琰不成，而共產黨在朝的顯要又逢于極端之反對政府之際，毛澤東便揮了五一勞動節的週一天，向香港的反對政府黨，主張重新開政的，成立所謂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以來，不僅贏得了香港各黨派極大多的擁護，更贏得了李濟琰的欣賞。因此在五月六日這一天的晚報，李濟琰的領袖使聯合發了一個電報給毛澤東，大意是說：「你的「五一號召」是符合人民時勢的要求，尤其符合同等的要求。我們除衷心的擁護外，更望能再進一步具體具體的商討！」除民社黨革新領袖伍子文，未曾參加簽名贊同外，其餘的如：沈鈞儒，郭沫若，章伯鈞，馮毅，彭澤民，鄧初民，周翰文等，都簽名贊同，附片陳尾。毛澤東

是否也曾參加簽名，我雖然想了很多時間去採訪，依然無法證實。惟的確是共產黨向國民黨所作的最大一次的政治攻勢，但自從毛澤東的「五一號召」發表以後，顯然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與中共之間，也就是李濟琰與毛澤東之間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而距離的確已經縮短了不少。

毛澤東在發表「五一號召」以後，想不到居然會產生那樣的反應，於是，中共在接到香港各反對政府黨的覆電後，經過五十五天的考慮，研究，討論，在八月一日又突然發了一個電報給在香港各反對政府黨的領袖，大意是說：「香港各民主黨派的領袖：我首先對你們黨意表示感謝；而我對於你們那種竭誠力從其實現的熱心，更是十二萬分的欽佩。惟目前「新政治協商會議」我還有四點意見，想請教你們：(一)召開這項會議的時機，(二)在什麼地方舉行最好？(三)由何人出來召集？(四)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會議舉行時如何討論的問題。我希望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以及社會賢達和許多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都能提出更見，更美好的意見，俾使新政治協商會議能順利開成！」毛澤東。

李濟琰縱論新政局

自從毛澤東的這一電報拍到香港以後，於是，召開「新政局」的空氣，又突然在香港產物起來，而香港所有各反對政府黨的領袖，更紛紛的開會討論，發表意見，故在八月七日我便與其他幾個同志，同去訪問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袖李濟琰，請他發表對於毛澤東「五一號召」的感想，當承其發表談話如下：「全國各民主黨派，與全國的民主人士，都對於中共的這個號召，有過熱烈的擁護，而所有留在香港以及散落在國內各地的各民主人士，更在熱切的期望着這一個新政治協商會議，能夠迅速召開，中共領袖在八月一日所發表的電報，在軍中他已趨更進一步而且具體地提到關於召開這一項會議的準備問題，足見未來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在今日中國所需要的迫切程度，以及中國共產黨本身對於呼籲召開這一項會議的誠意。現在，我們已經在積極籌劃，(下接第八頁)

香港各黨派對於

新政協的看法與主張

本刊特派駐港記者曹霖

在羣芳之中，香港的各黨派大多數紛紛發表擁護新政協的主張。祇有一枝奇葩，獨唱異調，那便是民社黨革新派領袖伍憲子，他認為在國共雙方都用鎗桿來爭奪政權時，一切的民主，都是假的。所以，他說「新政協」也是「一黨包辦的東西」！

（本刊特派駐港記者曹霖航訊）

據在三月廿一日以前，當毛澤東的「五一號召」剛剛發表之時，關於新政協商會議的地點，一般人均以爲在香港舉行的可能性最大。而香港各反對政府黨領袖，雖然在表面上並未公開明言。但在暗地裏，他們的確都在積極做着在香港集會的事，而且已聯名向香港政府具函呈請，正式要求英國當局允許他們在香港召開，俾爲中國民主和平而奮鬥。當中國政府對於該項請報後，除幾次三番電令外交部香港特派員，函請香港政府設法予以制止外，中樞更電令宋子文前訪港總督，當面請求葛量洪能夠顧全中英兩國傳統的友誼，對於香港各反對政府黨所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無論如何應設法，不准他們在香港召開。經過再三的磋商，香港政府終於允准了中國政府之請，而答應設法制止。所以，香港政府發言人，便在八月八日公開向新聞界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談話說：

香港政府不允許 新政協在港舉行

「香港政府爲了顧全中英邦交，對於本市中國共產黨及其他各黨派領袖，包括民社同盟，國民黨一命委員會等人士，擬在香港舉行聯合陳辭會議（按即爲新政治協商會議）之要求已予拒絕。因香港政府認爲該項會議，如僅不礙於邦交之行動者，故將予以承認。惟彼等假「注意」自從該項談話發表後，所有各反對政府黨預備在香港舉行「新政協會議」的夢想，至此才徹底的幻滅。

了。因此當毛澤東八月一日的電報拍到香港的時候，香港的各反對政府黨，均不復再作在香港召開。政局的打擊，加以中共的武裝勢力，現在業已越過到港九的邊界，雖然勢力不大，但對香港政府講，總是一個相當大的威脅。因此，香港政府最近期的確很感頭痛，故對於中國各反對政府黨最近在香港的活動，也便不得不採取適當的防備，和相當的警戒。這是香港政府的民主，也是大英帝國的神士風度。

毛澤東是很懂得政治藝術的，所以，他在「五一號召」發表以後，緊接着又於八月一日拍了一個電報到香港，種種的給反對政府黨打氣，希望他們能快點行動起來，俾使新政治協商會議能迅速召開；關於香港各黨派對於毛澤東八一文電的反響，除了李濟環已經公開的發表了意見外，茲特連日來其他各反對政府黨的意見和看法，擇要發表如下：

他暗示新政協召開的地點將在中共的「解放區」？惟時機則很難確定。

（一）據民主同盟代表沈鈞儒說：

「中共領袖毛澤東的五一文告，就要迅速召開新政協商會議。這裏最緊要的就是「迅速」兩個字。因爲今日中國人民所受的痛苦，已經是顧古未聞；而今日中國政治的黑暗腐敗，更有勝於過去的任何朝代。爲了要解除人民痛苦，唯有成立一個合法的，民主的，人人所承認的聯合政府。而新政協便是走上這一條路的一個階梯，先爲人民代表大會奠定基礎，再作一個妥善的準備，從這一點看，新政協應應速速召開。惟時機很難確

定，如果時機成熟了，馬上便可以開，也許在明天，也許還要等半年。至於召開地點問題，倒並不重要。只要交通方便，安全，就是一個小城市也可以。否則，國民黨飛機來亂炸一番，不是完了嗎？就像結婚一樣，可以在任何酒店，甚至還可以在飛機上。開會一樣，只要大家到連方便，能夠討論問題的地點都行。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斯福和史丹林會晤，總要選擇一個兩人都適宜的地點，就是爲了安全的原故。所以，將來新政協會議的地點，十九在中共的解放區舉行，似已不成問題。至於香港，在目前這種環境下，當然不可能，該項會議將來究竟由何人召集的問題，我目前還沒有想出一個意見，要等與大家交換意見後，再說。關於毛澤東在八一文電中所指出的第四個問題，即參加會議者的範圍，當然要包括一切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以及具有民主思想，而又能代表一種社會階層的社會賢達等。至於將來該討論的問題，大概有三點：（一）聯合政府共同協定綱領。（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三）也許還要討論到民主憲法的問題，惟目前各方宣傳：我們已在草擬一個憲草，尙覺過早。」沈鈞儒向記者所發表的這一篇談話，大概可以代表民主同盟大多數黨員的意見。

她同情中共，認爲國民黨未做到的，共產黨都做到了？

（二）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何香凝說：「我最近因爲身體有點不舒服，使我沒有工夫可以好好的談毛澤東八一文電中所提出的幾項問題。在

在原則上，我是同情中共的。因中山先生臨終的時候同我所叮囑的話，我到今天還沒有忘記。我對中山先生革命的主張，在他遺留的最後五分鐘，曾經向他堅決保證說：「海枯石爛，此志不渝」。從中山先生逝世以後一直到現在為止。我依然忠實這一句話。因中山先生逝世到今天，依然沒有離開中山先生革命的主張，既沒有平白地抽離，也沒有節制私人資本，更沒有助工黨。所以，今天的國民黨就是沒有學效，而無組織。但國民黨沒有做到的，今天中國共產黨却做到了，所以，我當然同情他。惟願毛澤東所揭的兩項問題，我私人沒有什麼意見，毛黨黨委會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人從他的這一篇開卷的談話裏，好像充滿了感慨。（未完）

下期續刊

馮玉祥到蘇聯?

曲線新聞

本刊記者梅雨

自從「基督教軍」布衣佐傑一的馮玉祥，於去年十月間在美國共產黨人士破壞下的「民族」雜誌上發表，那篇「我與孫科什麼破裂」的大文後，的確轟動了整個的美國。但也招來了大禍；故中國政府便以馮玉祥在美國肆意破壞的主張，除掉他，馮玉祥在美國的命運，與孫科同。照外，更更令他在去年近以前回國。同時國民黨也以他「違反黨紀，不聽黨的約束」，而除掉了他的黨籍。從此以後，馮玉祥便成了一個「無黨」的光輝。在美國自由。

（上接第六頁）準備在最近期間使召開一個會議，專門討論毛澤東在八月一日所到的四項問題，即新政治協定召開的時候，地，參加會議者的範圍，以及所能討論的事項問題，以行覆中共。

關於召開新政治協定會議的時候，據我個人揣想，大概不會太近，也不會太遠。有許多人以毛在今年雙十節，便估計召開這一會議，這自然未免太遲。所以，我估計：最早也要在廿八年的元旦才能召開。至于地點問題我以為最好能在一個足以意味濃厚政治氣氛的地點舉行。如北平、南京、武漢這些地方最適當。但總不會像外國一班人所推測的是在香港，因此，「新政治協定」的期限，也可以說是：國共雙方今後軍事進展與邊境有著密切關係，惟中國各民主

黨俄與民主人士對於新政治協定的擁護已經越見于「五一」以後的各種文獻。宣言書之中，毫不贅述，我們們的無非要成立一個由各民主黨派以及全國民族民主人士大共共同組織的一個真正能夠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聯合政府。

宋子文勸浪子回頭

當香港政局動盪的時候，突有一個外國記者問：「假如將來聯合政府，要由共產黨一黨所獨佔的話，那你們將如何？」宋子文說：「這是不對的，假如將來有這一個黨，全體去支配任何組織或任何行政，所有其他各民主黨派，便立即全部退出。但我相信共產黨不會作此呢。」

宋子文又問：「求與共產黨合作呢？」

宋子文說：「最近來，文會經到香港看過我，他問我對毛澤東的意見，但我說：『要能長其志，行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

他問我：「宋子文是否要請你去南京？」

我問他：「他問我：『宋子文是否要請你去南京？』」

我問他：「他問我：『宋子文是否要請你去南京？』」

我問他：「他問我：『宋子文是否要請你去南京？』」

（上接第十頁）

部表示政府「般」到底，故「和談」便為難。雖然廬山一掃而空。北京，請傅中是主持一個什麼會議，是為親口吸由「新經濟」這不值表示。法合公佈，為什麼要大提國幣呢？而且祇有總統與蔣介石，方能抵制許多項強迫的抗力，天下太平。

在「新經濟改革方案」公佈五天以後，人民在「法合」之下，束手就縛，表現善良的民意，予是太遲。而微笑，而那些小民們的心裏，他是無法知道的。

從以上這一連串事實看來，出之美國人一手之「和談」，不僅是出了幻想，而且是一種配合中國政變的煙幕。這種煙幕又是如何變化，五光十色，眩惑了少人的耳目，現在西洋鏡已經拆穿了，夫復何言？

雖然，在這期間，中政府說會正式邀請美國，希望能發生有反響的馮玉祥進出境，但是，美國政府的法合，是保證政治自由的，馮玉祥被國民黨除籍後，被中國政府逃去公權，掉銷護照以後，顯然已成「政治犯」，這是美國法律。解釋。所以，只要馮玉祥不違反美國的利益，美國政府是不會答應中國政府的請求，而對馮玉祥逐出境的。故馮玉祥雖然被中國政府掉銷護照，而依然能夠在美國住到今年八月的原因在此。所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因開馮玉祥的遭遇，便連忙打了一個電報報毛澤東，歡迎他到香港，並參加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陣營，以與南京。國民黨當局對抗。馮玉祥當即覆電李濟，表示願意合作。故

後來馮玉祥便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駐英代表，繼續在美國活動。並經常與美國左翼方面的代表，尤其是「美共」保持密切的接觸。

最近，美蘇的冷戰已趨白熱化，美國非利益委員會，整部。不但不分分，已在開始大漸。清共，馮玉祥，為美「共」接觸頻繁，已有漸見取替美國利益跡象，故傅說也在被「清除」之列。因此，馮玉祥移步在今年八月初離開美國了，至于他是否「自願」，或者「被動」，目前的事實。總之，他已經離開美國則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然而，馮玉祥離開美國後，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回中國來，當然不可能；本來，假如中共所領導的「新政治協定」能在香港舉行，當然他可能到香港去。但是，根據毛澤東對馮玉祥見面的通訊，顯示新政治協定不可能在香港舉行，故將來假定的「新政治協定」會在北平，或東北的佳木斯，哈爾濱舉行，則馮玉祥無再到香港之必要，故馮玉祥今後再行，我們推測他很可能經由歐洲到蘇聯去，順便再在歐洲各國外交安全。因經由蘇聯到東北或華北，都是一般比較安全，而又快速的捷徑。惟據記者自蘇聯方面獲得消息，已證實馮玉祥現在已經預備備。歐洲到蘇聯去了。（八月廿六日）

從顯微鏡下看改革幣制

本刊特約撰述王泓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是，國營事業，都在首先領導漲價，政府雖然在大聲疾呼：

這是經濟財政的最後王牌，也是政府威信的最近考驗，政府雖然在大聲疾呼：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是，國營事業，都在首先領導漲價，政府雖然在大聲疾呼：

方的呢？甚至抱着遲疑的態度。如前作「金圓券是不兌現的貨幣，其價值將來是否穩定？」方面要發行新幣，一方面也要看金圓券的命運。非但沒有一致指出「新幣法沒有一點打壓金圓券的跡象，走這規定一些細小數目」，卻對金圓券持有者，以打擊，這就說改革幣制最大的問題。就在發行公開，此外，對實行成效也表示了十二萬分的信心。

為什麼沒有信心？病在那裏？若說說，就是人民不相信政府有這種魄力。這話聽起來似乎很對，但事實是：「一年來國庫虧損，大部原因在鈔票之貼足與否好？」這句話是在地，人談話，也是一般百姓內心的呼聲。這句話在政府一項項的政府規定自八月十九日為準，甚至報紙也不許說起。八月十九日物價的行情，政府公認，業是頭頭是道，如交通、郵電、均將漲價。所以改革幣制是天經地義的，如交通、郵電、均將漲價。所以改革幣制是天經地義的，如交通、郵電、均將漲價。

現在一班人批評此次改革幣制，均在通曉的經濟緊要部分中，對於金圓券，存在國外的大財產，包括黃金、美鈔、股票、不動產等在內，未能加以硬性的收買。實在是在美鈔不足時，才動用其質，凡是知道政治內幕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也不稀奇，草率論，王雲五制改革幣制的人，如俞鴻鈞、徐相國、嚴家淦、王雲五、翁文灝、張嘉璈，其中至少有四個人，都是代表金圓券的宋子文，更是一個金圓券的黨中。至於最後是於決定權的宋子文，更是一個金圓券的黨中。至於最後是於決定權的宋子文，更是一個金圓券的黨中。至於最後是於決定權的宋子文，更是一個金圓券的黨中。

一個幣制改革方案，雖然控制新聞而為成功，但事先仍有少數人，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

一個幣制改革方案，雖然控制新聞而為成功，但事先仍有少數人，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即所謂原千值值的黃金，而在事先拋出大量之「賣大鈔」。

從莫千山到牯嶺

包天

莫千山經濟會議，南京軍事會議，牯嶺的新決策，這一連串的重要會商，便決定了這次的幣制改革！

(本刊綜合報導)黃戰的烽火燃遍了海河，黃河，長江以及淮河流域的時候，當物價狂瀾與風暴，日逐千里，威脅到每一個人生活的時候，從北方吹來了一陣「和謔」的風，這陣風，像西伯利亞吹來的寒流，使生活在「一百二十度炎熱下的人們，冷透了心坎。

「和謔」發生在北平，發佈此項消息的是美國聯合社，這封信即是「和謔」的老百姓留下一些珠璣。觀着政府負責的大員們不痛不癢的來了兩次曖昧的開謔，還更增加了苦悶中的人們對「和謔」害上了相思病。

可是單單的看「和謔」，祇是向牛角尖裏鑽，若再冷眼看「和謔」以後的一串事實，才能進一步「解」和謔的。

那就是莫千山經濟會議南京軍事會議與牯嶺的政治決策。

「和謔」的尾聲中，總統統情愴的飛往浙江莫千山，住了五天。先後召見了行政院長黃文瀾，外交部長王世杰，財政部長王雲五，央行總裁俞鴻鈞，美援運用委員會蔣承澍，上海警備司令官戴笠，及檢柏園，蔣經國等，我們無法了解這些談話的內容，也不能說這是一次定型的「會」，更無法決定這是一種什麼性質。但從這些人而登山的身份來判斷，是經濟的多於其他方面，故姑名之為「經濟會議」。

與經濟有關的人物，備司令官張治中，徐和相國，蔣經國，據說「經濟會議」的新文瀾是帶一袋「經濟新方案」去的。這個「新方案」的實施計劃，初步的方針對上海這個全國經濟中心的大市場。此外，善用美援，增加生產，緊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管制銀行錢莊，與幣制改革等，均可能包括在這個「新方案」之內。

自從這個「經濟會議」的「新聞傳出以後，市場上便引起了狂風浪濤，起初真的感嘆了一些找錢家，大家觀望着這個「新方案」怎樣施行，何日公佈。誰知十天不見人過去，祇見樓梯響，不見人下樓，於是投機黨們便看準了政府的弱點，又活躍起來。

「新經濟方案」幾時公佈？會不會公佈？引起了很多懷疑。老實說，起初這個「方案」也不過是一種籠罩，內容考慮的地方尚多，實行步驟，也有很多的困難，不得不再三權衡。尤其

是方案的第三項「中華民國人民在放國外資產產產登記管理辦法」這是有關家門財產的問題，所以總統便委任宋子文飛京詳商。宋是歷任中國財政部長，對國內經濟金融十分熟悉，對經濟改革方案，曾有多項修正，但對子案門國外財產問題，未表示什麼意見，以免被人攻擊，但也不有一項建議，即關於存放國外資產外國匯關，請總統與司徒大使詳商，因此，這個定於九月一日頒布的「新經濟改革方案」，便延長到廬山再作最後決定。

蔣總統七月廿一日離開莫千山回到南京，八月初南京是將蔣雲來，由東月月初靖的司令官都先後到南京。人們紛紛談論着這個全國軍事會議會議，中央也發出「軍事會議即將在莫千山舉行」的通告，就改名為「全國軍事教育會議」。據說：蔣公開選了這道「軍事秘密」，何部長應欽，顧維鈞等均到莫山。同時，當天晚上，由政工局長郭文瀾出面，邀請南京市各報社負責人，當請蔣總統一番，於是第二天各報

一律用中央社電稿，並且以國防部政工局發出的新聞稿為最高標準，連將領往來，都在「載」之內。

這個軍事會議開了三天，內容是絕對秘密的。但從今後的戰場表現看來，無疑的是加強訓練戰亂，各戰場爭取主動，以總戰戰局為主。尤其其在華中的戰場上，增加了二十萬生力軍，任命杜聿明兼陳東陽指揮所主任，統率三個精銳的軍團，以趨濟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之匪軍。這樣，就給蔣總統在國民大會上開的那張支票，就是「加強訓練」，「嚴肅到底」。

這正是「和謔」以後，繼口頭的否認又加上行動的否認，這就給「和謔」的烏雲散了一半，但天裏的人民仍是執迷不悟，甚至連一些軍人，也相信「和謔」會從天上掉下來，傳政當局有停戰的手已下了。可不出五分鐘，又被收回。這種搖擺，完全是幻覺，而且是有毒的藥劑。

不信嗎？我們再看看廬山的政治空氣。

廬山，對於國民黨或對蔣總統個人，是有某種神性的意義的。自蔣氏個人執政以來，經過多少驚風險浪，而決黃都出之山上，每每又無往而不利。「雙十二」總統廬山會議，廬山抗戰，抗戰中期的廬山軍事會議，在這種時間的廬山官邸會報，凡此種種，真是不可勝數。我們再看最後勝利的那天，會合陪都，它本身不就是又名之為「山城」嗎？

在這些山之中，廬山更勝過其他的山，每有重大決策，都飛往廬山考慮，和談期間，馬超將軍忙得七上八下，也就是這個神祕的廬山。蔣總統由于經濟，軍事，黨務，政治一連串傷腦筋的問題發生後，他於八月九日終於飛上廬山。廬山傳出來的消息，却是邀請蔣大使司徒雷登。於是「和謔」又起，大家以為這位「和平老人」在「和謔」熾烈的時候，保持沉默，並且不時透露「和謔」的願望，如今被登廬山，不無蛛絲馬跡可尋。然而，大家都認錯，與司徒同往的尚有美國西太平洋總司令官吉爾，這位元滿火藥氣味的將軍。

司徒大使登嶺以後，總統與他商談的並不是「和謔」，而是請教他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在美國的資產外匯，中國政府是否有預撥或沒收。司徒是否不猶豫的表示，按照美國法律，美國是保護私人財產的，對外國人的財產外匯無法凍結。這一來，外國法律保障了中國資本

家，祇好將第三項修改得和緩些。最後腹下的一個問題就是金元券與美國折合的比率問題，照原方案決定，是金圓二元兌換美金一元，但司徒大使認為此種比率過高，無異要求在中國市場放債，堅決要求為四比一，在司徒大使的堅持下，中國政府祇有遵命修正。這確「改革軍」方案大功告成。

跟着廬山大會完成到第二道召書，是委部力子張治中兩人登山，這兩位「和謔」破裂以後，一直不被人重慶的人，居然被「召」，許多人更以此證實「和謔」的副總統李宗仁也未得到蔣的副總統時同時居北平休養，這就使信任「和謔」的人更進一步的相信，或者會有奇蹟一機。

這些事實能說是「和謔」的預兆嗎？與其說是「和謔」的預兆，不如說是「打」的決心。而且是在繼續着未來的「大打」。這是在第二道召書下了以後，更加肯定的決策，於是李，張，蔣都選了登山的日期，溥儀還之間不期。張治中甚至已到了飛機旁，隨時又奉命折回。

在國日八月廿七日，政府公佈「大政二年來，學班」製造的學潮以後，八月十八日，行政院又對各地行政治安機關頒佈了一連串命令，並列舉後方有關應行注意事項，責成各機關依法辦事，責成各機關依法辦事，責成各機關依法辦事，凡此一切，(下接第八頁)

時人
春秋

林彪與李立三之間

△中共首腦人物印象記△

本刊特約駐瀋記者焦山

(本刊瀋陽通訊)中共在東北的領袖人物，最出名的莫如林彪與李立三。林彪是中共五虎將之一，現在掌握着東北戰場的兵符帥印，是統率百萬大軍的領袖。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袖人物，在江西時代，他的地位是今日之毛澤東。這兩位人物同在東北，俗說：「一山不容二虎」，他們在權權上，到底誰能領導誰？誰服從誰？他們之間有無磨擦？有無相探？有無權利之爭？凡此種種，外界的人都說莫如深。

自李立三的恐怖政策從江西失敗以後，他的領導地位便被毛澤東取而代之。於是李立三就被第三國際調回莫斯科「受訓」一段「受訓」期間將近二十年。據他自己說：他在蘇聯一直住在莫斯科，頭幾年學習俄文，研讀馬列主義，後來在國際出版社翻譯工作，並且討一個俄國老婆，現在已到了哈爾濱。

再回到中國以後的李立三，是大大的變了。不僅他的革命理論變了，政治思想變了，連他的名字都變了，由李立三變成李敏然。

化名以後的李敏然，參加了馬爾斯調處的執行小組，利用英國水兵的便利，李敏然手過「安」與毛澤東密談多次後，又在南京住了兩個多月，與周恩來等交換過意見，又在北平住了些時候，差不多半年，他沒有被人認出來這李敏然就是項項大名的李立三。

當李立三在「地獄」一個大圈子，回到東北以後，他脫下了軍調小組的軍服，恢復他在東北應執行的工作任務。於是他穿上「一套派力斯中山服，以林彪私人代表的資格出現在瀋陽，因為那時蘇軍調部駐東北的美方組長田博門上校，正在熱心的導演着一幕社(聲明)林(彪)會面的好戲。

杜林會面場戲沒唱成，觀之李立三以哈爾濱外交代表的姿態活躍於瀋陽長春。我知道李立三從東北光復後第一任瀋陽市長董文瑞那兒得來的消息。有一天董對我說：「李立三在瀋陽

你見到沒有？」於此，他便告訴我李在瀋陽的地點。

我得知這個線索後，立即到中共小組那裏去找李初黎。李初黎跑去找到東北的大將之一，經過多年，他繼李初黎之後負責中共東北小組的責任。我私在他的會客室裏，第一次會見了李立三。

李三高高的個子，不胖，但身體很結實，五十來歲，頭髮花白，向後梳，戴一付眼鏡，狹長的臉，常常笑容，前額高，下巴長，愛戴工人式的舌帽，說一口湖澤源家鄉口音的官話。

「你們不要學我過去的立三路線，要學我依然的新路線。」他抽着一支外洋香煙向我說。

「你的路線變了，你的名子也變了，可是這新名字變得不徹底，你姓仍未動，這算不算改呢？」我硬硬地半帶開玩笑地問他。

「所以，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冠上『中國』兩個字的意思，這不是封號，而是區別別國不同。例如有人說中共就建蘇聯，但是他不能不與別國共所走的路子是不同的。」談到這裏，他忽然改換輕鬆的口吻說：「照你們的想法，我應該改名為俄轉斯基，或者俄然什某夫吧？」他說完後，不與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哈哈大笑起來。

但是，大家對李立三的身份仍摸不清。

為要了解許多問題——當然林之間的關係，也是需要了解的問題之一。因此，我們這一輩新聞記者，便突然向他要求到哈爾濱去看。

中。當即表示贊同。於是，我們便乘美方飛機直飛哈爾濱。

到哈爾濱以後的第五天，我們看見林彪。他住在哈爾濱剛開一條很僻靜的馬路上，門牌是一二一號，那是一個俄式小洋房，門口一個崗位，有一個正持槍的衛士在守衛。他的小會客室裏，面積尚不足一百平方公尺，既能放幾張絨色的舊沙發

林彪在我們出其不意之中，從通內室的小門內突然走了出來，事先沒有報備，誰也沒注意出現在我們面前的那個穿著士兵服裝的矮小人物，就是使人匪之「毛骨聳然」的林彪。

林彪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畢業生，與現在總司令部衛室副侍衛長楊元鵬是同期的同學。林彪在共產青年將領中是首席人物，他的威靈比高基蘇、劉伯欽、陳毅等部高。

從名字上看，林彪這個人像是一個彪壯的山東大漢，其實，他祇是一個「淡無奇」的人物。他又瘦得像一個下裝的青衣，皮膚雪白，十指尖尖，就九兩八兩八斤眉毛還很黑，他的身體很不好，到東北以後常在病中。他說話很溫和，有條理，眼睛常注視地面，彷彿在沉思中，虛他的修飾。據他的幹部說，林彪是很用功讀書的，並且非常仔細，每本書讀完，都圈點點點的做筆記。

林彪今天在大名義上：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黨委。這就是說：林彪集黨軍政軍於一身，政治是另有專人負責的，軍隊政治是彭真，一般行政是林彪。那末李立三在那兒究竟扮演什麼角色呢？名義上，李立三是林彪的政治顧問，但是實際上如何「顧問」？如何「問」？的確使人莫測高深。

為了這一點，李立三在一次大會以後，曾找我單獨解釋過。他說：「你那篇通訊我讀過了，大體上還很正確，但有一點，我說我的『權入迷陣』看錯了，今天我我是服從他的。我這個顧問，實際上等於他的外交師，做做聯絡事務」。惟我對他那種解釋當不滿意。

「這多事上的打草，才拆出一個頭來。原來李立三除了名義上為林彪顧問外，他還兼顧中國以後，為什麼不到延安，參加中共中央的組織，而來到東北？據說他是有第三國際的使命。他的任務是組織指揮這東北區，包括日、朝鮮、蒙古、以及南洋的島嶼，並且相互交換情報，亦如歐洲共黨情局。李立三就是這個組織的負責人，副就是李初黎。按說在今年二月間，這東東共黨情局就在哈爾濱開過一次會，這都說明了李立三今在東北的地位與作用。他代表第三國際駐在中國，他不僅與林彪之間，就是與毛澤東之間到底是一種關係？李立三會不會再打毛澤東而代之以恢復他過去的地位呢？這是一個問題。他第三國際情報局是支持李立三，而並不大歡迎毛澤東的，因為毛這今仍做毛為「土共」。(八月十五灌鑿)

漢口美軍集體強姦 中國婦女暴行實錄

本刊駐漢記者杜然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夜晚，漢口鄱陽街景明大廈的第五層高樓上，正舉行一個國際舞會，想不到美國空軍，竟於狂歌醉舞之後，突然電燈一熄，竟集體強姦了中國婦女二三十人，這種荒淫無恥的獸行，比前年北平美軍皮爾遜強姦沈崇案，還要厲害幾十倍；但中國官方卻以「風流舞訊」又美軍主演

（本刊漢口航訊）又是美軍主演的一番獸行戲劇，而且敢來真駁人聽聞，被他們集體強姦的中國婦女竟有二十三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名媛淑女，某民意報的二太太，某行政局的如夫人，和某報的女記者，以及名女高音周××的兩位姊妹及其母親，據說曾披光顯過來。另外還有三個歌女，一名熊燕，一名燕秋，一名莎莉的亦都是被強姦者。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住在漢口的美國空軍們，都是些軍人，他們早就想設法玩玩真家婦女，適逢上月非律賓獨立紀念日，非律賓駐漢代辦會舉行一次舞會以為慶祝，舞會中當然有不少真家婦女，當時他們便想動手，但是眾目睽睽，老爺和先生都在，豈敢胡來？會後他們便請非律賓幫幫忙，再製造一個比較恰當的機會，堂堂非律賓代辦，由於慶祝舞會的支出超出預算過大，正苦無法找錢時，遇此機會，自亦樂意順手撈他一筆，要求預算超出預算的支出能由他們清理，並介紹在江漢歌廳的菲籍洋鬼塞拉芬為他們主持，塞拉芬適有一中國籍的姊妹，原先是舞女出身，名叫張月明，別人稱她為張太太，她本是一位拉馬老將，當然便毫無包庇的把這樁生意牽包下來，她說：「一切包在我的手上，準使你們皆大歡喜，什麼真家婦女

們還不想嘗嘗洋滋味？」於是，整整籌備了一個月，張月明又拉江漢歌廳的一個名伶楊玉嬌為助手，終於在芭芭節的前夕，八月七日深夜的一場舞會中，將這幕戲劇演出來了。

舞會的經費全部是美國空軍的，由一位美孚油行的美籍負責人陸曼人主持，請帖上的姓名則為喬治林肯，請帖上全是英文，名義是歡送美孚油行某大班赴滬，地點是鄱陽街景明大廈五樓，（這是一所外國人的公寓房子，富麗堂皇，常常都有外國人的舞會借此舉行）請帖上有一張裸體女人的素描像，圖案雖然庸俗，但印得精緻，初看並不會令人討厭，與會的男賓多是美國空軍，另有少數加拿大與非律賓人，但這些都是配角，女賓則全部是被強姦的中國人，據說美國空軍已允許送給女賓每人美金十元，車費二千元，給乘親人的酬勞費當然更多。

張月明奔忙拉攏之餘，眼看見這筆生意就要成交了，也就得意起來，她得意驕傲的對那些美國空軍們說：「我的忙當然只能幫到這一步，一旦要是你們自己的事不過你們滿足以後不要忘記了我的番苦心。」大家都笑起來了，她又說：「到那時，電燈一熄，你們高興怎樣就怎樣

但可允許老是偷戰某一位太太或小姐，結果鬧出慘案來，中國女孩子是吃你們不消的。」主持人陸曼人又問她：「你能保證，不會發生意外的枝節嗎？」她滿口答應：「當然毫無問題，電燈一滅，牆壁厚厚的，窗子也關得好好的，高在亭亭豎立的五層樓上，難道她們會飛上天去不成，只要大功告成，大家都是很體面的，誰都來過了那麼一套，有誰敢說出去？除非她們自己不要命和不要面子。」她接着又說：「唔！不但這一次毫無問題，從今以後她們的名譽和生命都操在我手上，誰敢不聽我的話？」

張月明的如意算盤就此開始了，那些太太小姐都是她總方法邀攔來的，美國空軍雖允送給她們的美金十元與車費二千元，除三個歌女得之外，其餘的由她一手吞沒，以為參加舞會跳舞，又有什麼關係呢？張月明當然也不敢將那些獎金之類的東西送給她們。

八月七日黃昏時刻起，景明大廈的五層樓上，便已被那些美國空軍們鬧得天翻地覆了，嗚呼哈哈的，酒菜狼藉，他們都在為今夜的「解放」互相慶祝，他們而且互相打賭，看誰運氣好，能碰上一位嬌嫩的大姑娘，有的人而且說要願找一位中老徐

娘，技術更高，也更痛快，大姑娘扭扭怩怩，怪不夠味，他們每人都有著一個美艷的希望，因此他們更加豪飲，更加瘋狂，直到九時以後，女賓們陸續來了，他們乃奉張月明，塞拉芬之命，特酒與舞為收場，以免將那位太太們嚇走。十時起舞會開始了，「牆壁厚厚的，窗子關得好好的，高在亭亭豎立的景明大廈的五層樓上，喊天不應，叫地不靈，他們由跳舞樓上，由抱到吻，由吻到電燈突然熄滅，只聽見一片摔杯聲，呼嘯聲，哭聲，罵聲，還有衣服的扯破聲，有的在沙發上，有的被拖進隔壁小屋子裏去，有的乾屍在地板上，擊行在這個燥熱的夏夜中飛行者，真的，那些太太小姐們難道連上天去不成？聽說某某太太曾連被六個人輪姦過。

可是事不湊巧，在三位歌女中那位名叫莎莉的，歌聲雖然很甜很潤，也很聰明機警，但滿面麻皮，其貌實在不揚，因此她也就有更多自由的機會，當她初進來不久時，看看場面不對，便想逃出窠囊，後因電梯也被控制住又被抓了回來，她當時曾與某某太太過道這場面非常危險，這是她的經驗，但那位太太說，最多不過給他們拍緊一點而已，大抵不致有什麼了不起的花樣，現在「了」了的花樣「出來了」，麻面歌女莎莉又在黑暗中輕輕的溜下樓，跑到附近之警察分局去報告，當時警察派了幹員兩名前往調查，剛趕上在樓之餘，樓樓四散，警察們當時將多拉提起，想一拍成照片，但美國空軍用手槍指着他們，阻止張月明的助手江漢歌廳的接役楊玉嬌也對警察們說：「這些是美國空軍，請你們放開眼睛來，中國空軍有事，你們已經美矣奈何，況且他們是美國空軍！」警察們便在美國空軍手槍指著下讓男女來賓一溜走，祇有三個動作較遲鈍，受的創傷也比較重的軍官太太殿在後面，警察們只得把她們三人和楊玉嬌帶進警署去報案，把六分局局長也連夜升堂偵訊。（下接第十四頁）

四川省政潮學潮與人專門爭

雪 冷

在鄧錫侯未正式辭職，王陵基未正式發表主川以前，雖然角逐四川省省主席的人有六七個之多，但是，一班人都以為楊森比較有希望。誰知後來四川省省主席發表以後，竟是一個未曾參予角逐的王陵基！是以今年四月二日，當南軍發表王陵基主川的消息他到成都後，鄧家班的人物，便與鄧錫侯聯絡四川省比較有勢力的地方集團，企圖發動反王陵基，暫留鄧錫侯的運動。因為生米已煮成熱飯，加以反王的實力在當時甚為微弱，故未能成事。雖在許多多角逐四川省省主席的主角中，各人都還有一個歸宿，如：楊森雖然沒有做到四川省省主席，但楊森還拿到了一個重慶市副市長，也還過去了；至于劉文輝，則西心積慮已久，只要自己不退出西康，則西康省主席別人也未便染指。既有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黃季陸一個人最悲哀。因為，他的政勢發動得最久，其結果也最慘；不僅四川省省主席未拿到，甚至連自己的根據地，四川省黨部也被黃季陸搶了去！

關於四川省黨部要換人的消息，這在張軍出國期間，成都的政治圈中，便已經在謠傳會擴情要罷職黃季陸而為四川省黨部的主任委員。惟因（一）黃季陸不肯讓步，會擴情自然也不好力爭；（二）黃派人向中央疏通，希望C.C.和白方面能盡量支持他！故在鄧錫侯未去官以前，他便已經派秘書長漆中樞到南京去活動了。

會擴情是四川成都人，自從在黃埔軍校畢業後，曾任在中央執行委員，北平政治訓練處長，四川黨部執行委員等職，在政治上一直很冷落。曾是復興社的人，而王陵基現在雖正與政學系打得火熱，但王陵基的崛起，却大半得力於復興社的關係。這次四川省政改組，王陵基還去

實政警察的教訓，為了使黨政能夠配合起見，便向總統竭力推薦會擴情繼任四川省黨部的主任委員。黨的中央過去對於黃季陸的騷擾作風，早就表示不滿，這次中央發表會擴情繼任川主委，雖然不能使黨

幣制改革早在勝利以前就決定了，那是民國三十四年的初春，宋子文當行政院長的時候，黃金政策被廢以後，原案是發行孫幣，收回大鈔。於是便向美國及印度印鈔公司定印了大批百圓、五十圓、十元、五圓、一圓、五角鈔票。並預計在那年七月正式發行。現在發行的金圓券，就是那個時候印就的，所以新幣上，並無「金圓券」的字樣。后因國際局勢突然變化，第二戰爆發開關了。蘇軍積極反攻勝利了，當局也預知抗戰時勝利即將到來，局勢當可鞏固，於是便由最高當局決定，暫緩發行，故改革幣制的計劃便擱了下來。

而現在所發行的金圓券，事實上便是謠傳已久的「孫幣」。如再拆穿來講，便是從前的「老法幣」。名詞雖不同，實質則一，這是經濟上的變數法！

勝利後，政府復員還都，並且規定法幣與舊幣的比值是一比二百。還就無形的抬高了法幣的價值，同時發行額也擴大到全國，準備也由過剩變成了不足，徵收銀行的準備金，及過剩物資等更充了法幣的準備，財政得到穩定，發行孫幣之議也就無人再提。可是事與願

幣制改革前後

的中央完全滿意，但因是總戰末下來的，自然便很順利的通過了。

現在，鄧錫侯固然已穩下台了，而劉鄧建將之一的黃季陸也被人倒下台來。王陵基在風雨飄搖中上台，也是飽經風險的

遞，接收變成了一塊空白，敵偽銀行的庫存不到一年，便用得空空如也，更重要的是內戰，軍費與政費的支出日大，故入不敷出，通貨膨脹，當局遂又想起了那個發行孫幣的方案。

當黨內閉門時期，物價的狂瀾已不可抑止，金融紊亂不堪，現正再重新設計發行孫幣，更進一步做發行準備。因此有印製局的停印，加緊鑄造硬幣。因為，張匪派。其願詣到美國去請求專款，以便作改革幣制的基金，惟頑固的馬歇爾，却始終堅持：在中國政府未能澈底改組，加強行政效力以前，不肯借這一筆錢。故其祖語在美國坐了一年多的冷板凳，也沒有借到半文改革幣制的基金。要不是共和黨的國會向馬歇爾施壓力，就是最近答應借的四億二千萬美元貸款，恐怕依然不會弄到，但且祖語不明感美國國情，却反到大讚民主黨，故共和黨一氣，便在援華借款內，扣了一大筆。因此，張軍雖有改革幣制雄心，但無「錢」；使鬧了很久的幣制改革，終於「流產」！

張軍下台，新文匯上上台後，美援已到手，故國內間便根據過去發行孫幣的計劃，參照美援的數字，自己擬定「新經濟改革」草案。故這個「新經濟改革計劃」的催生者。參加這個「經濟改革方案」起草的，除新文匯外，尚有嚴家淦、張公權、王雲五、俞鴻鈞、徐柏園等

再高一篇專文報導，至「四川省政潮，潮，與人專門爭」一稿，我也想藉此帶住。這篇通訊寫得特別爽，使關心川省者無不覺得很念，實在抱歉之至！如有不盡不實之處，我願接受讀者的指正！因為，這種通訊太難寫了，而這種新聞也太難跑。

（六月廿八日於成都）（續完）

。後總統覺得這個方案是由宋子文原方案脫胎而來，大有與宋氏一談的必要，於是便派專機去廣州迎接宋子文來京，宋財神到了南京後，首先見黃季陸，然後與新文匯，張軍等會商良久。宋財神對於方案實感很多意見，會想親自修改了與自己極有關連的錢幣。惟關於中國人存在國外的資產外國的處理，以及「金圓券」與美鈔，黃金，銀元的比率。宋在飛滬返粵前夕，曾向蔣總統建議最好再請司徒大使一談。於是宋財神便讓大使登山避暑。在避暑期間，蔣總統曾以兩個問題問司徒，司徒當即告以：第一，外國人在中國銀行的存款與在美國國內的外國人資產，根據美國的法律，是保障私人財產的，不能凍結。第二，美金與金圓券的比率，中國原定一比二，司徒可認為這無異將美金貶值，主張應以一比四為宜，要中國考慮。

蔣總統當即答覆：「可以」，惟協助中國政府改革幣制，不能再以「美鈔」在市面上記號流通。司徒亦答應盡力協助，故司徒大令更有通令全國美鈔，而自吉爾會曾通令美金圓券還歸中國政府法令，一律兌換美金圓券。雙方談好以後，十日便先兩日下山，而蔣總統亦於八月十九日親自返南京，主持中政，中常等會，遂於八月廿日，以經濟緊急措施公布幣制改革。（江南八、廿三）

